

温馨港湾

元旦的约定

□ 林华鹏

微信弹出一则信息:我阳了,你们要多保重啊。打开一看,发现发信者叫“董师傅”。我一下子有点懵:这是谁呀?再一细看,“董师傅”是我给对方的备注名。蓦地一下,我赶紧回了条信息:我们一家目前未感染,你也保重。

想起来了,这位“董师傅”原来是也。2020年12月底,妻妹因事去上海,将上高中的妻侄安排在我家暂住几日。第二天一大早,我正在乡下采访时,突然接到妻子电话,说妻侄遭遇车祸,头部出血不止。

我心头一颤,叫妻子赶紧报警。过了一个多钟头,我再打电话询问,才得知车祸详情——妻侄骑电动车去上学时,撞上了一辆逆向推行的电动车,顿时自己人仰车翻。交警赶到现场时,那名逆向推着电动车的车主不停

地赔不是。

电话里,妻子说身上没带钱,让我转一千块钱到她手机。我知道,妻侄头部的检查、治疗需要花钱,可这笔钱应该是那个肇事者出才是。虽然我没有把这层意思说出来,倒是妻子没有半点担忧:“我看那个人挺老实的,这个钱咱们先垫上,人家一定会认的。”

临近中午,妻子打来电话说孩子已经做过CT了,头部只是外伤,没有大碍,并告诉我,那名肇事者也到医院看望了妻侄。“你有没有向他提医药费的事?”我问妻。

“别提了,检查费和医药费一共八百多。”妻说,那个人只说了句“孩子没事就好”,压根就没提承担医药费的事。我想:算了,自认倒霉吧。

傍晚,我回家见妻侄躺在床上,头部包裹着白纱布。我关心询问一番后

进房间正要休息,妻子悄悄告诉我:“那个人下午买了水果和牛奶来看过孩子了。”我心里一喜:这人还有点良心。

不一会儿,响起了敲门声。妻开门,又是那个人。他个头不高,穿了件褪色的黑棉袄,手上布满老茧。他搓了搓手,侧身伸出脑袋看了看房间里的妻侄。

我让妻子给他倒了杯水。他说,他姓董,到城里已经十几年了,现在在一处建筑工地做钢筋工,一天的工钱两百七十元左右;他的妻子没上过学,租了间房承接一些零活补贴家用。“虽然在城里还没买房,但日子过得挺踏实,儿子也在外省上大二了。”他的声音很小。

桌上的水他没有喝。“我们什么时候去交警所处理呀?”男子临走时问我。我告诉他,妻妹明天上午坐高铁

回来,由她来处理。

第二天中午,妻妹赶了回来。“马上元旦了,孩子这两天也上不了学,头上还包着纱布,不知以后会不会有后遗症?”妻妹不免有点担忧。我说,CT都检查了,不会有什么问题,何况那人是厚道人,生活也不容易,让人家承担一下医药费就行了。妻妹点了点头。

妻妹从交警所回来时一脸满意,我不由得好奇处理结果。妻妹说,那个姓董的真是个好心人。“我还没开口,他就说承担三千块钱,除去医药费,剩下的算是误工费 and 营养费,我说最多收一千,可他非要给三千。董师傅还特意关照,元旦那天请我们去他家吃晚饭,说那天正好是他的生日。姐姐、姐夫,咱去吗?”

听了妻妹的话,我心头一暖,笑着对妻子和妻妹说:“去,我们都去!”

似水流年

致2023年的自己

□ 黄佳卉

亲爱的我:

展信佳。辞暮尔尔,烟火年年。我是2022年的你。虽然不知道当你打开这封信的时候,是否仍旧是我现在的心情,但我还是有好多好多的回忆和展望,想要与你一同分享与奋斗。

现在是2022年的尾声,奶奶在门口随手种下的橘子树幼苗,如今已经茁壮成长,粗糙的树皮如同一座风化许久的沙漏,计算着年岁的时序。所有的今年未完成的目标,留下的遗憾,都会被承载进时光的酒杯里,举杯饮尽,静待来年。为梦狂奔的路上,有风急雨骤,有孤夜寂寥。不要害怕,我们是乘着时代的疾风而来的,中国青年始终明白以微薄诠释盛大的壮美,今年的所有磕磕绊绊,都会成为你生命天空里的羽翼,塑造一个美丽动人的黄昏。

这一年,我们仍旧在与新冠病毒作斗争。寂寥无人的街道,日渐增多的患者,都在告诉我们,病痛面前,生命始终是渺小脆弱的。我们都在艰难而努力地生活着。

当然,电网的青年们也在积极为抗疫尽自己的一份力量。如果你打开我留存存在电脑中的文章,你就会发现,原来这一年你已经通过自己的文

笔,写下了这么多抗疫保供电的文章,向各类媒体投稿,为电网公司的抗疫做了宣传,这难道不是一件值得自豪的事吗?

你要记得,你已经是可以为家庭分担琐事的女孩了。这一年来,你也感受到了,父亲腰背酸痛的次数变多了,母亲的头发又白了几根,而爷爷的身体已经大不如从前,在医院的时间比在家里还长。你又有多少时间陪伴他们了呢?每每思及至此,我都想提醒你,生活不仅是满屏的表格数据,也不仅是手机的聊天记录,更不是游戏的花花世界,它没有蓝图,没有具体的定义,但一定离不开一桌饭菜、一床暖被、一件棉衣。你可以暂时放下手中捧着的手,像儿时那样扑进母亲的怀抱做个撒娇的小丫头,和父亲畅谈今日发生的一切趣事,让温暖植入记忆深处,点亮家的灯火,幸福的滋味浸透心灵。

2023年即将来临,不知道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,是否已经规划好了新一年的计划呢?我想不管结果如何,在来年初春,雪融之时,水珠进射,阳光烁金,桃花成文,你也会迎来属于你的光辉灿烂,山无遮海无拦。

黄佳卉

2022年12月24日

我的故事

看病

□ 封钰

一直对小时候生病发烧的事情印象深刻。夏日时节,我们这些男孩好动,在田野上和小伙伴们追打,就消磨掉了一个又一个下午。等到傍晚西天的红霞淡了,凉风起来的时候,满身的大汗没被及时擦干,感冒发烧是时有的事。回家前还神采奕奕,看完动画片,我们便立马蔫头蔫脑了。

眼见我面色绯红,老妈把手背住我额头上一摸,滚烫,连忙又摸旁边的弟弟,还好还好。她放下饭碗,急匆匆取来一支水银体温计,要我老老实实坐着,用胳膊窝夹好。姐姐若有所思,盯着我,又看向妈妈,试探地问:“要不要带弟弟去诊所?”

“不用不用,先看看体温。”老妈总是这么说。38℃,温度出来了,确实发烧了。她转身又走进屋里,在挂在门后的布包内左摸右摸,翻出一板“ABC退烧片”给我。又大又白的药片,有种苦涩的味道。起初她会捣碎用勺子喂我,后来就用手掰成两片,给我一半,再后来就是一整片。一次我自己去拿药吃,才发现母亲一直念错了,这药不叫ABC,而叫APC,全名是乙酰水杨酸片。去纠正她,她说自己一直就念的是APC,是我听错了,然后我听到的就是APC了,她还会特意强调自己说的不是ABC。

发热吃药,有时还是不行。老爹有时就会突发奇想,给我们几个煮梨汤,将黄澄澄的大鸭梨那饱满的果肉煮得软塌塌的,颜色也从透明偏白变成了暗黄色。当时的我觉得,煮梨简直是一种浪费,又软又烫,还不如给我削了吃,又脆又多汁。

吃了药片,嚼了煮梨,按理说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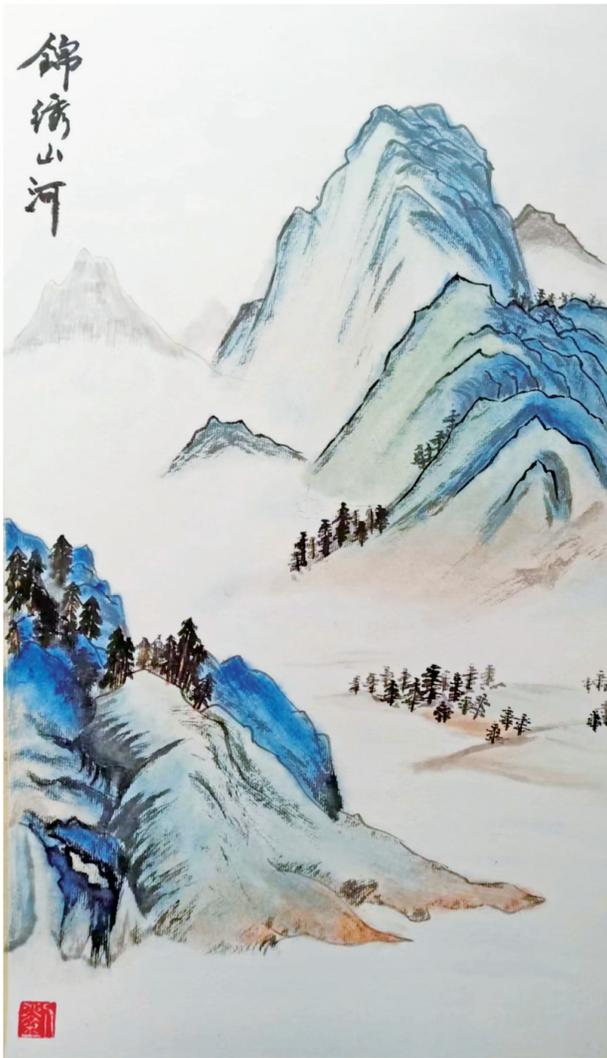
烧就会好了,如果不行,那就得去村里的诊所挨一针,撅着屁股感受一回虚晃一枪的疼痛。一般时候,这种治疗已经很到位了,可如果身体当时的免疫力确实没抗住,放学后就得去早水。坐在白刺刺的椅子上,一只手撑着不能动,眼睛便满是白花花的墙和白晃晃的大褂了。那个诊所陪我走过童年和少年时代,医生也由慈眉善目的王大夫换成了年轻的杜医生,然后和邻村的诊所合并消失不见。

现在我已经研究生毕业,工作也远离家乡沛县来到苏州。在这里看病,我都是去大医院,也不像之前每次都几乎会有妈妈和我一起去了。最近,国家优化疫情防控措施后,我买了两盒布洛芬胶囊和999感冒灵备着。下午时候,姐姐突然问我还有没有多余的,好给家里寄一份。在那一瞬间,我的脑海中,突然难以自禁地浮现出我小时候生病、看病的情景。

还记得,有一次放学打完点滴,从村东的诊所往回走,我突然想吃松花蛋,可老妈口袋里没有带钱。还记得,有一次在雷雨停电的半夜里发烧,老爹用水银体温计甩到床头碎掉,被母亲反复念叨。还记得,在更小时候,有一回我连续发烧了近十天,跟着驼背的爷爷,沿着黢黑的小路去村里的支书家上香许愿早日康复。

小屋子黑黢黢的,窗外也黑洞洞的,突然一道亮光划过,轰隆隆的雷声紧跟而来,豆大的雨滴噼里啪啦地砸在玻璃上,沿着木质窗框渗进一道道水渍。我不知道这是我的想象,还是我的记忆。

对了,前几天女朋友煮了梨汤,我尝了一口,不知怎地觉得还蛮好吃的。



锦绣山河 王洁 绘

百味人生

人生如茶

□ 杜静

古朴的茶桌椅、精致的茶器,三五好友饮酒煮茶、围炉夜话,这是历史记载中的冬天生活,有的是一份“寒夜客来茶当酒,竹炉汤沸火初红”的闲情逸致,是冬日里属于国人独有的仪式感。

我很爱喝茶,茶就是我的快乐水。我对茶叶不甚讲究,只是喝茶是喝得很香的。

总记得若干年前,我在杭州是喝过一杯好茶的,真正的狮峰龙井明前新芽,每蕾皆一旗一枪,泡在玻璃杯里,茶叶皆直立不倒,载浮载沉,茶色虽淡,但茶汤入口一瞬,香醇馥郁惊艳舌尖。茶叶是好,但不得虎跑水才可能有那样的味道。从那之后我才知道,喝茶,水是至关重要的。但之前的茶再好,终究只是记忆中的那杯茶。

不记得从何时爱上了喝茶,大抵是读中学后念了些关于茶的诗。在古人看来,茶与万事万物是一个整体,所以他们以为饮茶也能入道。唐代皎然在文学、佛学、茶学等领域都造诣颇深,素有“一代诗僧”的美誉,对于禅茶之道有自己独到的见解,更将饮茶提升至悟道的高度,写下了茶道的开山之作《饮茶歌诮崔石使君》:“越人遗我剡溪茗,采得金芽露金鼎。素瓷色色缥沫香,何似当年煎茗茶。”

北宋苏东坡在赴任汝州团练使途中,途经泗州偕好友同游南山时,沐着斜风细雨,坐看淡烟疏柳,沙滩被映衬得明媚动人,洛涧汇入淮河,茫茫一片。他见到如此美景,不禁心情大好,煮了一碗浮着雪白沫的茶汤,写下了《浣溪沙·细雨斜风作晓寒》:“雪沫乳花浮午盏,蓼茸蒿笋试春盘。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从年轻时的风光到被贬时的落魄,人生的大起大落,可想而知。但当他走过南山烟雨时,在那一碗茶汤中却悟出了原来人生最有滋味的其实就是清淡的欢愉。

悠悠千年,茶韵依旧。唐代煎茶,宋元点茶,明代泡茶……杯盏人生,人生如茶,茶禅一味,存乎一心。焚香、煮水、温杯、烫盏、洗茶,然后悬壶高冲,静待茶香氤氲。喝茶不是修禅,却似修禅,讲究的是以一颗淡然的心,在又苦又甜的茶里,可以领悟到生活的本质和真谛。

慢下来,喝杯茶,快乐活在当下,让生活回归本真,体悟幸福。人间的一切喜乐我们要看清,生活的磨难我们也该承受,当一个人以清为欢的时候,就能体会到生命清明的滋味,也请记得在心里小小的角落,时时点上一盏清欢之灯。

心有所悟

诚信赢天下

□ 沈向明

经过徐州钟鼓楼下的大同街,走近创立于清朝末年的泰康食品店,扑鼻而来的是小时候过年才能吃到的羊角蜜、麻片、蜜三刀的香味。然而,更吸引着我的还是“百年老号诚信是金,历史传承质量为天”这幅挂在泰康食品店门侧的对联。我明白,诚信就是其作为百年老字号的兴店之基。

诚信,顾名思义,就是诚实守信。据史料记载,早在2500多年前的春秋时代,吴国公子季札出使鲁国。途经徐国,徐君十分喜欢季札的佩剑,有心索取,但却难于启齿。季札明白徐君的心意,决定把剑赠送给他,但因佩剑出使是一种外交礼仪,只好待其归来,才能了此心愿。然而天有不测风云,返回时徐君已死。季札为兑现内心的许诺,便将宝剑挂在徐君墓前的树上。诚实守信,一诺千金,季子挂剑这个典故不但使“挂剑留徐”传为千古佳话,而且为徐州留下了“季子挂剑台”这个名胜古迹。

诚信是人类普遍尊崇的美德,在人的品行结构中居于核心地位。一个人只有诚实守信,别人才愿意同他交往,从而奠定合作与成功的基础。有的人在认识上存在误区:小事不诚信影响不大,偶尔不诚信无碍大局。其实讲诚信,大事不能含糊,小事亦不可不为。生活原本就是由大大小小无数事体构成的,讲诚信自然也就不能忽视时时刻刻发生在身边的每一件大小事情。

在几千年的中华文明史中,我国

有许多关于诚信的论述:“自古皆有死,民无信不立”“仰不愧于天,俯不忤于人”“索物于暗室者,莫良于火;索道于当世者,莫良于诚”。而李白《侠客行》中的“三杯吐然诺,五岳倒为轻”,更是直观地说明诚信的分量比大山还重。在中国传统的商业社会,有它自己的规则,那就是诚信。何为诚信?无欺、守诺、践约谓之诚信。这短短六字却包含着中国5000年美德的沉积,包含着一种人生境界。

纵观古今中外成就大事业的人,无不以诚信为安身之本,立业之基,处世之道,成功之宝,视同生命一样重要。以胡雪岩为代表的徽商,曾经作为一支劲旅,在中国商界称雄数百年。有人总结出徽商的特点:以诚信为核心的商业道德,富而后教,注重人才投资,奉行“财自道生,利缘义取”的经商理念。胡雪岩的“胡庆余堂”之所以能成为百年老号,绝对不是偶然。

诚与信,源于内而行于外。前者作为一种品德,修于自省吾身,成于素养习惯;后者作为一种行为,约于道德制掣,和于法度规范。一个人真正做到了诚实守信,也就得到了公众的信任,社会的认可,进而获得成功的能力和光明的前程。一根火柴可以燃烧一片星空,一片绿叶可以倾倒一个季节,一朵浪花可以飞溅起一个海洋。请相信诚信的力量——它可以点石成金、触木为玉,进而赢得整个天下。

岁月风铃

踏咸菜

□ 路敏

去菜市场买菜时,看到一个年纪约摸六七十岁的老婆婆,在自家摊位前放着新鲜的青菜萝卜大蒜,眼看着她水灵灵的。一问,这些菜都是她自家地里种的。除了这些地头鲜外,最吸引我的还是那自家踏的水踏咸菜,它让我想起小时候父亲带我踏咸菜的情景。

在江南农村,咸菜是家常必备。早饭的搭粥菜是咸菜,晚上下面条时也常用咸菜,中午忙时来不及做菜,咸菜蛋汤、咸菜豆腐汤便成为下饭一绝。晚上,父亲的搭酒菜咸菜毛豆子,更是鲜得眉毛都能掉了。对于家境贫寒的农家人来说,咸菜真是既简单快捷又下饭的美味。

在江南农家,踏咸菜是家家户户的“技能”。我记得家家都有一口大缸,是专门用来踏咸菜的。那口缸比小时候的我矮不了多少,我是跨不进去的,得像翻墙一样翻进去。

秋末初冬,是踏咸菜的好时节。踏咸菜要有太阳,还要有微微的北风,似乎这样的天气踏出来的咸菜有了阳光和北风的味道,口感才更爽更脆。母亲早早地就把缸洗干净晾干干净,把晾了几天的青菜又进行挑肥拣瘦的处理,去根,把焉了的叶子去掉,买来专门腌咸菜的粗盐,一切准备妥当,就开始踏咸菜了。

踏咸菜是体力活儿,父亲是主力,我在边上帮着递菜。父亲先在缸底码放一层青菜,菜面朝外,在菜上撒上一层粗盐,然后,挽起裤腿脚洗

了一遍又一遍,站到缸里,反背着手,在缸里来回地踏着。踏了一会儿,菜出水了,菜的颜色也有些变了。父亲再放一层新菜,这次的菜头朝里,然后再洒上一些盐。父亲说,踏咸菜也是有讲究的,要把下面的菜踏实了,但又不能太实,太实了,咸菜就熟过头了,口感不嫩不脆,又不能太生,太生了影响咸菜的鲜味,吃起来水味太重,而且容易发酸。等缸里的菜差不多有半缸高了,父亲让我和弟弟把脚洗干净,叫我们俩翻进缸里。那一刻是最开心的。我们光着脚丫接触到青菜的水汁时,凉凉的,浑身不禁打一个冷颤,然后就拼命地用力踩踏青菜,踩了一会儿,身上也渐渐地热起来,脚下也不感觉到凉了,背上也开始冒汗了。也不知道为什么,每次踏咸菜,母亲总要叫上我和弟弟去缸里踩一踩,说是小孩子踏出来的咸菜特别鲜。满满一缸咸菜踏好,父亲再把提前洗净晾干的一块大青石压在咸菜上。父亲说,再给咸菜加把力。

这种踏出来的咸菜,叫水咸菜。十天左右,水咸菜就能吃了。母亲从缸里拿出两三棵,挤干水分,切成小段,炒一炒,当作早晚的搭粥菜,吃起来又爽又脆,微微的咸,浓浓的鲜。

在那些回忆中的清苦岁月里,一大缸的水咸菜,是江南农家大半年的当家菜了。如今,咸菜却已成为在鱼肉山珍后,最渴望吃到的一道清爽可口的家常小菜。



(剪纸)新年大吉 侯永梅 作